

Daydream #02 一莲托生
「总有一天，会再见面的吧。」

阿波绘福利院东区分院 9:00 A. M.

一座城市好比一个人，即使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也不会停下前进的步伐。

上午九时，一台白色的中型巴士在大门口停靠在阿波绘福利院东区分院的大门口，三十余名身着同样的白色志愿者马甲、手里提着印有三千学院徽标环保袋的学生陆续走下车，先是七嘴八舌地讨论着今天的志愿者活动安排，在带队老师的指挥下挥动校旗和拉起活动横幅，整齐地排成几列纵队喊着「三~~千~~」的拍照口令进行例行的活动前合影留念，随后站在原地等待带队老师的发号施令。

「同学们，还记得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吗？」戴眼镜的老师发问后，他身前的学生们稀稀拉拉胡乱地讨论着，谁都不敢大声发言。挚友三位站在队伍最前方的学生像是不约而同地几乎同时回应他：

「让福利院的儿童充分体会到爱的温暖。」「陪小孩玩！」「分享爱心早餐！」

「林千阳，冯珮，你们两个能不能别把话说得这么肤浅。」不过，学生内部的意见有时也是有分歧的。听了来自左右两侧两位男生的发言后，站在中间扎着两根低马尾的娇俏女生不留情面地说道。

「可我们说的都是事实嘛！」「我们说的话浅显易懂，花间你说的那些大道理小孩子能明白吗！」被称作林千阳和冯珮的一矮一高两位男生叉着腰，略显不满地声讨着花间。戴眼镜的老师无奈地笑了，走到三人面前，拍了拍两位男生的肩膀打圆场：「好啦好啦，三位同学说得都没问题。陪伴与分享是形式，让孩子们感受到爱的温暖是目的。总之，我们要尽可能地让那些孩子开心起来，明白了吗？」

「好吧，何老师说没问题，那我也没问题。」「明~白~嘞~」「何记得老师我记得了！」实际上，花间也想模仿男生们说一句「教小孩折纸」，只不过她想在何纪德老师面前再保持一下优秀学生干部的形象，反正她与林千阳和冯珮大学几年都是这么吵吵闹闹玩过来的，他们之间的友情并不会因为一两句玩笑话就产生裂缝。何纪德见三人的表情都柔和了下来，心想也是时候开始今天的志愿者活动了，于是提醒学生们：「老师最后再补充一点，同学们要多关注自己的言行，我们代表着三千学院的形象。晚些时候，泽格斯集团的继承人泽格斯先生，也就是加布里埃尔·泽格斯先生会光临这里。切记，要注意形象。好了，我们按照策划书开始今天的志愿活动吧！」

「泽格斯集团？啥玩意啊？」冯珩将三千学院的校旗卷好交给何纪德后，跟上花间和林千阳询问泽格斯集团是个什么来头。在又一次得知那是中央都市规模最大的综合企业后，冯珩一路上听众人讨论着那位脾气性格不太好的泽格斯少爷，最后依依不舍地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走进福利院的厨房，紧锣密鼓地安排自己的组员开展今天的任务。

目送学生志愿者们离开后，何纪德走向一旁等候多时的高大男子，阿波绘福利院东区分院的院长池浩波，与他问候、握手。池浩波本就长着胼胝的双手在工作之后变得愈发地粗糙，不过却和从前一样宽厚温热又有力，能把何纪德纤细的双手完全覆上。何纪德看着眼前为了与自己握手而微微俯身的池浩波，看着他脸上愈发硬朗的棱角，不由自主地笑了：「时间过得真快，原来小池已经毕业三年了，你真的长大了……哦不对，现在可不能喊小池了，得喊池院长了。」只不过，在池浩波心房里住着的小男孩一直都没有长大，还是保持着学生时代的模样，诙谐幽默地应了一句：「何记录老师这么见外干嘛！」池浩波是为数不多从三千学院毕业后仍与何纪德保持联系的学生，每年教师节到来之际总是早早地邀请他去南区的茶楼喝早茶吃茶点。在池浩波的记忆里，作为老师的何纪德书生气质与在三千学院图书馆兼职的学生相当，看起来很是腼腆，但偏偏是这样看起来不成气候的老师愿意放下身段倾听自己埋藏在心底的小小愿望，总能借助玩笑说出自己能听懂的人生哲理——「想要做的事情，那就放手去做吧」。在老院长的影响下、在何纪德的帮助下、在福利院孩子们的期望下，池浩波不负众望，在毕业后的第三年抓住机会一气呵成，如愿以偿地从老院长手中接过福利院的钥匙，就像是种在福利院花园里的那颗小树苗一样，在福利院的细心呵护下茁壮成长，成为一颗参天大树。

「……这一批志愿者性格很好，心地善良，对生活也抱有积极向上的态度，感觉很有你的风范。」

「是吗，何老师这么抬举我我会不好意思的～」

「要不我们先去瞧一瞧？等会泽格斯先生来了你还得去接待。那位公子哥……不太好对付吧。」

「没事，见招拆招，何老师还是先带我见识一下三千学院新生代的魅力吧！」

从毕业离校聊到新生报到，从职业规划聊到组建家庭，重温往事又展望未来后，池浩波带着何纪德前往三千学院志愿者活动的地点。他们首先来到的是福利院的活动室，米色的墙壁上贴着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卡通小动物的墙纸，高矮不一胖瘦不一孩子们赤着脚踩在用于辨识植物的彩色泡沫拼接垫上，里一层外一层地围在六瓣花朵形状的圆木桌子旁。花间和几位女同学从环保袋里拿出一叠叠大的小的方形的条形的

糖果色手工纸和数把马卡龙色的手工剪刀一字排开，即使是极度缺乏自信心的孩子，也很容易被这些明快且温馨的色彩吸引。花间把那些漂亮的纸张放在手心，数次翻折后，爱心、小狗、小兔、蝴蝶、千纸鹤、玫瑰花……各式各样惟妙惟肖的作品从她们手中如花朵般生长出来。一位沉默许久的女孩终于忍不住扯了扯花间的衣角，欲言又止，花间很快便猜到那位女孩想要表达的想法，给予她一个耐心的笑容，邀请她挑选自己喜欢的彩色条形手工纸。交叉、对折、系结、折缝、卷边、压实五角形的边缘，花间一改平日里风风火火的办事风格，静下心一步一步地慢慢教她如何将手中的手工纸变成可爱的星星。当两人折好的纸星星落入透明的玻璃瓶后，女孩原本毫无生气的双眼变得像是玻璃瓶中的彩色纸星星那样闪闪发亮，迫不及待地又拿起一条手工纸，吞吞吐吐地重复着「教教我」。花间再一次给那些因好奇而抓起条形彩色纸捣鼓着的孩子展示纸星星的折法，一边教一边说：「当你折够一罐子的星星，它们就会载着你的愿望回到天空中，你的愿望就会实现了。」本意只是想让对生活感到无趣的孩童过得有些盼头，可一些孩子却较真般地提出她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总有一天』是多少天呢？两天、三天、四天、还是五天？」

所幸，刚协助工作人员搬运物资回来的林千阳及时发声为她解围：「让哥哥来告诉你噢！每个人愿望是不一样的，所以星星把愿望送上天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小的愿望比较轻，飞得比较快；大的愿望比较重，飞得比较慢，所以每个人实现愿望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看到一些孩子闷闷地低下头后，林千阳又笑嘻嘻地补充道：「不过，哥哥还可以告诉你，开心的孩子总是很快能实现愿望，可能是一天，可能是半天，可能是一小时，可是伤心的孩子就做不到这样了，可能到老了也实现不了呢。所以大家都要当开心的孩子噢！」

「哦～～～」

「那么，有谁想和哥哥一起去外面玩，当开心的孩子？」

如果说女生总是倾向于安静的活动，那么男生就总是倾向于热闹的活动。活动室外，林千阳领着年纪稍微大一些的孩子在树荫下做热身运动。虽然林千阳的体能测试结果不太好，但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位优秀的活动组织者，他平日里参加学生组织锻炼出来的团建组织能力在这次志愿者活动中展示得淋漓尽致。「今天的活动只靠一个人是做不好的，一定要互相配合才能顺利进行，相信你的搭档吧！」在林千阳的提醒下，蒙上眼睛的急躁孩子终于静下心来聆听搭档的指挥，顺利地通过瓶子凳子箱子垒起来的障碍物到达终点；自以为是的孩子在抱怨小组后反被小组齐声埋怨，终于体会到埋怨别人只会被人排挤，在得到众人的原谅后也认真了起来，随着「三、二、一、放！」的口令，松手、向前迈步、稳稳抓住前一个人松手而即将倒下的塑料棒，一气呵成。孩子们玩累了就原地坐下放松，看着林千阳毫不拘谨地哼着歌儿做着鬼脸挥舞着手臂，孩子们很快又模仿着他的样子即兴玩猜谜游戏，蹦得满头大汗也只是用衣服袖子随意擦拭额头上的细汗便继续开始新的一局猜谜游戏。

林千阳在户外带着孩子们玩得很起劲，冯珮在室内与其他学生志愿者们也忙得很起劲。冯珮虽得益于极佳的身体素质而以体育见长，因家中经营面馆而对下厨也有些许『心得』。他从志愿者马甲的口袋里拿出巴掌大的记事本，翻到写着拉面烹制步骤的那一页，看了几秒钟便自言自语地大叫着「噢噢噢想起来了！」。面饼、紫菜、蟹柳、玉米粒、豚骨肉等食材依次煮熟，水煮蛋剥壳后对半切开，味碟里装着切好的葱花，从家中带来两个汤锅里分别装着的香浓的白色豚骨汤底和红色辛辣汤底，将它们煮沸后依次倒在十余个搪瓷汤碗里。冯珮在孩子们的打闹声里前后忙活了半个多小时，万事俱备后用不锈钢汤勺叮叮当地敲着仍未洗净的浅口碟，往窗外大吼一声：「中场休息！吃点拉面补充能量吧！」孩子们便一窝蜂地往食堂跑。几个在游戏中落败的男孩急于做些什么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不顾三七二十一猛地先灌了几口红色的面汤——

「——噱辣！」

汤中的小米辣刺激着男孩脆弱的味蕾，几个男孩连忙找到自己的水壶咕咚咕咚地咽下几大口冷开水，又对着立式风扇猛地往嘴里扇风，这才慢慢缓过来，他们看着冯珮用一次性木筷子卷起面条塞入口中，顿时又呆若木鸡目瞪口呆，冯珮面不改色地竖起大拇指并露出洁白的牙齿冲他们打招呼：「能吃下这碗面的都是男子汉！大哥哥陪你们一起吃！」几个男孩似乎相当执着于成为冯珮口中的『男子汉』，谁都不愿意成为夹着尾巴逃走的懦夫，于是便齐齐坐在冯珮身旁，几个小男子汉汗流浹背却吃得热火朝天。其中一位小男子汉用手背抹去即将落入汤碗中的汗滴，询问坐在他身旁的大男子汉：「大哥哥，为什么你吃得下这么辣的拉面哇？」

「哈哈！因为我是大哥哥啊！」

「大哥哥是不是特别喜欢吃辣的拉面？」

「何止是喜欢，我还要像这碗辣的拉面一样热烈地生活啊！」

「那是什么意思？」小男子汉们似乎想要趁着这个机会缓一下，停下了手中的筷子，伸长脖子望着大男子汉从外套口袋里再次拿出那本记事本。「瞧。」巴掌大的本子上，潦草的字迹写着大男子汉的名字、联系方式、学校和专业、家庭住址、小狗的名字和生日等详细的个人信息，大男子汉就这样一页一页地翻着，给小男子汉们解释道：「大哥哥脑子不太好，时不时就会忘记一些重要的事情，会忘记爸爸妈妈朋友小狗甚至自己的名字。但大哥哥只要把这些重要的事情记下来，就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大男子汉摸了摸身旁头上裹着纱布的小男子汉的脑袋，说：「办法总比困难多，生活比我们想象中的要美丽得多，你们可要好好长大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啊！」小男子汉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回应他那番话，学着大男子汉的模样将搪瓷碗底的汤渣一

饮而尽，只可惜小男子汉始终还是年龄小了点，被沉淀在汤渣里的小米辣呛得直咳嗽，眼角边挤出几点不屈的泪花，小声嘟囔着：「再也不敢吃这么辣的东西了」。

「大哥哥，我想看羽毛球比赛。」

「好！大哥哥给你调到体育频道。」

带着刚吃饱喝足的小男子汉们回到活动室，冯珩暂时放下了小孩难以接受地狱辣拉面的遗憾，将活动室里几个腿脚不便的孩子抱到自己身旁，陪着他们一起收看体育频道的羽毛球男子双打比赛直播。

众人的目光落在一位身着白色球服、留着碎短齐刘海的男子身上，电视里的他似乎意识到了镜头聚焦在自己身上，耍帅般地露出下颌，裁剪得当的白色鸭羽被他捏在指尖，手腕轻轻一抖，羽球如一支冷箭般嗖地命中对方的后场，待对方球员正准备去接球时，羽球已安然落地。叶太谦，这位冉冉升起的羽坛双打新星，网前手法细腻，抽、抢、档、扑、搓、放样样精通，铁壁般的防守功底更是在搭档跑下场换球拍那么短短几秒，也能以一敌二接下三五球。

「……噢！是老叶！给我冲啊！」冯珩见球场上通过鱼跃飞身完成极限防守的球员，连忙掏出外套兜里放着的记事本，翻了好几页才想起来这号人物是自己念体校时认识的同学，本该是陪伴孩子们观看球赛的他这下反而是看得最津津有味的那个人，浑然不顾年幼的孩童试图踩着他的脖子爬上他的头顶。而坐在教练席上的体能教练朱越却没有这样热血沸腾的想法，看着这位赛场上血气方刚又神色倨傲的队长，她满脑子想的都是些「快封网啊！」「快走位啊！」「做球有点耐心啊！」，本该静候佳音的她在观赛时却比总教练和技术指导都要急，恨不得自己拿起球拍走上赛场替那小子打一球。好在叶太谦未曾忘记他那潇洒而飘逸的球技终归服务于胜利，花式技巧结合强大的杀伤力引发的奇妙化学反应将比赛带到赛点，叶太谦沉住气略施一计，故意延迟零点几秒发球让对手从紧张的状态中脱节，一击必杀，场内场外观众欢呼雷动。

「我想，这次比赛挑在这个日子进行别有用意。我记得十年前陨星坠落的第二天本该进行一场比赛，虽然因灾后重振而推迟了数月，但那时的我并没有放弃练习。」叶太谦赛后接受采访时，长吸一口气，回忆那时电视报导里闪过的残破的城市景观。「废墟之上的群众未曾放弃过对同胞的救援，废墟之下的同胞未曾放弃自己的生命。虽然那时作为中学生的我没有能力参与到任何施救行动或捐赠活动中，但我知道，我该好好练球，等到比赛重新开始的那一天，说不定我能给那些失去生活信心的人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重新点燃他们对生活的热情。」

「——不论何时，体育人总会以自己方式，尽自己的一份力。经讨论，本队在本次比赛中获得奖金将全部捐赠给阿波绘福利院，尽一份微薄之力。」朱越是教练团里学历

最高的一位，即使她多次直接表明自己不喜欢抛头露面，仍然避免不了被教练团作为发言代表硬推到摄影机和麦克风前不情不愿地讲几句漂亮话。待记者们离开后，朱樾拍了拍叶太谦的肩膀，嘴角扬起一个像素点的微笑说：「老叶你小子说倒是挺会说的，今天的小力量循环和间歇冲刺循环可别落下来。」「不是吧老朱！让我歇歇吧！我才刚打完比赛哎！」朱樾无视叶太谦双手托脸像海草般摇摆作呐喊状发出抗议，背起运动包继续叮嘱下一位球员，反倒是叶太谦滑稽的一面被一些现场工作人员用手机拍了下来，为这次比赛画上一个诙谐的句号。

媒体的镜头从中央都市体育馆切换到阿波绘福利院门口，加布里埃尔刚走下轿车便同样被摄影机和麦克风团团包围。「请问你们有媒体代表证明吗，如果没有，那谢绝采访，也请不要偷拍我，我不想被拍得这么难看。」加布里埃尔只是抛下一句铿锵有力的话便转身离去，只剩下三两位持有媒体代表证明的记者紧跟着他的步伐走进福利院的大门。「那不是他们家投资的媒体吗！可恶！那他说什么都是真的啦！」「有钱大不了啊！」「有钱还真大不了，不过我看也没运输物资的大车过来，怎么看都是商人的作秀刷路人缘罢了。」「那辆车装的不是物资吗？」「猪头，那辆是三千学院的校车。」「抢不到第一手资讯，蹲点花边新闻还是可以的吧。要不考虑一下翻后墙？」「我还是在采访车上待着再堵他一次吧，前几个星期也试过他心情好出来的时候就接受采访了。」「那能叫接受采访吗？那叫发泄个人情绪！」

在记者与摄影师无休止的埋怨声中，一位女子灵巧地穿过众人，向福利院的安保人员出示自己的居民代表证，抱着同样的疑惑，静悄悄地跟在加布里埃尔和几位随从人员的身后。

「池院长，不用特地为我安排行程，我想自己走走。」在与池浩波会面后，加布里埃尔向着随从人员和媒体代表挥了挥手，众人便自行散去，不再跟随他活动。女子心想，果不其然，自家媒体在场，这位公子哥根本就不在乎什么行程安排，未免太自由了些。加布里埃尔的举动同样让池浩波感到很惊讶，他前阵子特地安排了福利院的孩子彩排了几个歌舞节目，甚至昨天还全员全程彩排了两次，没想到泽格斯集团的联系邮件上写的「不必安排行程，加布里埃尔先生自有安排」也不是开玩笑的。

「泽格斯先生太客气了。我陪您走走吧。」池浩波感觉自己被加布里埃尔冷冷瞟了一眼，心想他没有口头上拒绝自己，那就属于还能接受的程度，于是按照场室分布顺序，依次给他介绍福利院里孩子的生活和获得的荣誉等内容。加布里埃尔大部分时候看起来毫无兴致，只是在池浩波介绍完毕后机械地点了点头，便跟着他前往下一个场室，这种态度加剧了女子心中的加布里埃尔作秀假说。

「后面那个女人跟了我很久了吧。」在经过花园前往食堂的路上，加布里埃尔停了下来，对身后的女子发问。

「哎？」池浩波猛地回头，才发现那位女子似乎准备躲在凉亭里假装休息。

「你是怎么混到代表证的？」加布里埃尔转身盯着那位女子。女子摊了摊手，从单肩包里掏出自己的居民代表证和工作证，工作证照片里的女子盘着黑发，照片下写着赫连红叶四个字，最下方是一串作为证件编号的数字和二维码。「泽格斯先生你好。首先，我的居民代表证不是混来的。如果你执意认为我的居民代表着是混来的，我还可以给你出示中央都市检察机关的工作证。其次，今天我轮休，我以个人的名义前来考察阿波绘福利院是否能够作为社会公益服务评价机制的服务地点，没有任何恶意，只是恰好与两位同行。」

加布里埃尔眼疾手快地扫过工作证上的二维码，确认工作证的真伪后嘴上却也没有饶过赫连红叶：「那何必躲躲藏藏？况且你是检察官和尾随我有什么必然联系吗？就算对我提起诉讼，取证工作也轮不到检察官来做吧。」赫连红叶有些后悔与加布里埃尔对峙，对方一连串咄咄逼人的话语跑过来就跟一串炮仗似的在自己身上炸开花，叫人浑身不自在，于是无奈地说道：「那好吧，很遗憾不能和二位同行……我本来还想再听听池院长说说福利院孩子们的故事呢。」只不过赫连红叶没想到自己一番自暴自弃的话反倒弄巧成拙，加布里埃尔没好气地说着「光明正大地来，别躲在人后面。」便自顾自地往前走。池浩波对赫连红叶苦笑，说：「赫小姐，如果你真的感兴趣的话那就跟上来吧，他既然这么说想必就……不是那么在意有人跟着他吧。」

「谢谢你，池院长，但是我是赫连小姐，不是赫小姐。」赫连红叶最终是选择了光明正大地跟在池浩波身后，好在池浩波足够高，在听池浩波介绍时能挡住加布里埃尔这个直脾气公子哥。三人在回到福利院活动室前的最后一个地点是位于院长办公室旁的荣誉室。据池浩波介绍，福利院的孩子们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自然而然地把在检测和比赛中荣获的一张张奖状、一座座奖杯、一份份证书全都交给作为大家长的自己，一些刚上小学的孩子甚至拿到一张老师手写的表扬信都会高兴老半天，嚷嚷着让自己收进抽屉里。

不过，在加布里埃尔看来，这些荣誉的证明似乎早就在记忆的角落蒙上一层厚厚的灰。

『泽格斯少爷说话太直接了，感觉需要去报个富二代专属话术课和情商课二联提升套餐。』赫连红叶刚给同事发消息后，加布里埃尔终于主动说了一句话：「池院长，你希望外人称赞贵院的小孩是凭自己本事取得的成就，还是贵院栽培有方？」

「我嘛，从大家长的角度出发，我当然是希望外人称赞孩子凭自己的本事取得成就。不过，作为福利院的院长，如果孩子能提一嘴福利院对他的影响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池浩波用二分法给予了加布里埃尔一个相当标准的回答。

「如果外人只是强调贵院教得好，而忽略了小孩是凭自己本事取得成就，你会怎么想？」显然加布里埃尔还另有想法，继续追问池浩波。

『我会觉得自己的能力被低估了，然后做些事情证明自己，让他们心服口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赫连红叶心里默默地回答，她越听越觉得加布里埃尔话中有话，但她并不打算搭理加布里埃尔，因为她只要站在池浩波身旁就能达成本次出行的第二个目标，也就是亲眼见证一下传闻中不好对付的泽格斯少爷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毕竟在泽格斯集团正式宣布继承人后，搜索引擎里铺天盖地而来的都是关于这位公子哥潇洒生活的报导，却鲜有媒体披露这位公子哥过去的经历和取得的成就，这不禁让她对加布里埃尔的实际情况产生怀疑。

「那我会义正辞严地和那些人强调，小孩是凭自己本事取得的成就。」池浩波似乎也察觉到了这一点，望着加布里埃尔钴蓝色的双眸，认真地回答他的问题。「不仅如此，我还会和孩子们强调，要靠自己的双手拼搏出自己的未来。即使是我，从小在这里长大，受到了老院长的支持与鼓励，我也不能否认自己能考上三千学院、当上福利院院长而付出的努力，这是我自己的本事。福利院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归宿，却也仅仅是一个临时的归宿，未来他们会前往何处，还得看他们自己的本事，而不是福利院的本事。」

「池院长，看来你的面试成绩应该挺高的。」加布里埃尔扬起嘴角，至少他从池浩波的话里得知自己不枉此行。「走吧，我记得行程表里写的捐赠仪式的开始时间快到了。虽然我给你发的邮件上写着不需要你为我安排行程，但捐赠仪式可不能省，请你联系技术人员将电子滚动屏上的『泽格斯集团爱心捐赠仪式』改成『加布里埃尔爱心捐赠仪式』，这是一次以我个人名义进行的爱心捐赠，而不是以泽格斯集团的名义。顺便让保安去把那些没代表证的记者也请进来吧，让他们瞪大眼睛好好看看。」

「啊？这是……」池浩波有些惊讶加布里埃尔突如其来一连串的发话，与先前冷淡的态度形成了过于鲜明的对比。

「太突然了是吧。我心情好，给他们一个眼见为实的机会。」加布里埃尔没理会池浩波是否听完了自己的要求，只是拨通了随从的电话说了几句便独自往外头走，留下赫连红叶和池浩波面面相觑，此时池浩波恰好收到了后勤人员的电话，说是加布里埃尔名下的几辆货车停在阿波绘福利院门口，希望能驶入福利院运输爱心捐赠物资。

「需要帮忙吗，池院长？」加布里埃尔的办事风格让赫连红叶和池浩波一时陷入沉默，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

「赫小……赫连小姐客气了，你先去活动室坐着等待泽……加布里埃尔先生的爱心捐赠仪式吧。」池浩波想起方才加布里埃尔一连串的吩咐，连忙改口。

「加布里埃尔先生……是吧。这个名字倒是比泽格斯少爷有个性。」赫连红叶也学着池浩波的模样称呼着加布里埃尔，跟着池浩波往花园的方向走去。「小道消息，贵院是东区检察院开展社会公益服务评价机制的重点考察对象，今后的日子里我将会负责与你对接沟通，提前帮一把手算不上什么。」一阵忙活后，池浩波将其中一部分用于捐赠仪式上的物资搬到活动室，赫连红叶也终于迎来了短暂的休息时间，她坐在动物形状的凳子上，看着活动室里活蹦乱跳的孩子们在三千学院志愿者的带领下有序进场，满意地点了点头，给同事发送消息：『阿波绘福利院环境好，小孩素质不算差，院长也是个好说话的人，听说三千学院定期会派志愿者过来帮忙，而且今天一上午就接受了两笔捐赠，应该还能发展得更好吧。我们下次和头儿再来，正式考察一次。』

『那泽格斯少爷呢？还有什么爆料吗？』同事恰好在看手机，没过几秒钟便回复了赫连红叶的消息。

『加布里埃尔先生是吗，我纠正一下，他可能是个性情中人，但是富二代专属话术课和情商课二联提升套餐不得不报。』听到音响里提示捐赠仪式即将开始，赫连红叶将手机调至静音模式收入单肩包里。加布里埃尔坐在第一排鱼儿形状的低矮木凳上，端详着池浩波从舞台侧边走带上台的女孩。女孩看起来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留着齐肩的梨花头，长长的刘海几乎要遮住眼睛，偏偏又戴上一副口罩将大半张脸给遮严实，即使身穿大红色的格子连身裙也未能让人感受到青春的热情。在池浩波调试立式麦克风的短短几秒里，她低下头翻开发言稿夹看发言稿，可腿却有些打颤。加布里埃尔转念一想，能成长为池浩波这样豁达开朗、言语富有感染力的遗孤毕竟是少数，若是这个女孩先前根本没有过当众发言的经历，愿意鼓起勇气走上来也算是迈出了一大步了。正当加布里埃尔心里默默背诵着自己总结环节需要发言的内容时，女孩犹豫了一下，最终在池浩波的建议下取下了口罩，站在众人面前，张开薄唇，声如细绳：

「……亲爱的夏瑞莹姐姐。展信佳。我是贝琳。今天，我很荣幸能作为阿波绘福利院的受资助学生代表，站在这里发言。」

观众席后排，坐在水母形状矮凳上，一位身着制服的女子正在对比着画纸中彩色铅笔描绘出来的女孩，画中的女孩与台上的女孩理应是同一个人。女子抬头，视线越过众人的后脑勺，认真地看着这位念出自己名字的瘦小女孩。

「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话，所以，当我在读这封感谢信的时候，我已经在大家面前练习了两个星期的演讲了。虽然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到最后……我想借这个机会感谢我的资助人夏瑞莹姐姐。」

夏瑞莹回想起一年前公司发动职员参与阿波绘福利院资助活动时，她不情不愿地捐出自己的一部分薪水作为所谓的助学金。大约一个月后，她收到了一封受资助学生的感

谢信，落款正是贝琳。那时的夏瑞莹对信中贝琳对家庭的悲叹、对亲情的渴望嗤之以鼻，心想这很大可能是福利院提供给受资助学生用来博同情的统一写作模板——她所生活的那个小山区里，不乏用这种手段博取同情的懒惰之徒。

只不过，夏瑞莹没想到，那只是贝琳给她寄来的第一封信。

在第二个月，贝琳在信中写道，她爱阅读，所以用夏瑞莹捐出的助学金购买了属于自己的绘本。那时的夏瑞莹正独自坐在迦陵频伽妙音堂里，看着贝琳用了整整三页信笺纸描述漫画家独自生活、独自在大城市拼搏的故事，一想到自己外出打拼的第三个年头也只是勉强养活自己的水平，停留在舌根上的金巴利就变得愈发苦涩。令夏瑞莹欣慰的是，贝琳在信的结尾写道，希望她也能发现生活中的美好瞬间，还附上一张可爱的笑脸，好似杯中的味美思和橘子皮将生活的苦涩味中和了一下，形成了尼格罗尼本该有的味道——苦与甜的平衡。夏瑞莹心想，还没长大的小丫头，还轮不到你来安慰我呢。只不过，夏瑞莹回到员工宿舍后，翻出来许久未使用的信笺纸，效仿着贝琳在绘本里分享的漫画家那样，分享着她在生活中经历的趣事。

「夏瑞莹姐姐，你或许不是最富有的资助人，但我相信你是最用心的资助人。虽然我的文笔不好，但每次你都会认真地回复我，鼓励我，支持我，提醒我，与我分享你的生活……」

中段检测的颁奖仪式，运动会，假期里回到阿波绘福利院照顾年幼的孩童们，春季的研学活动……在那之后的每个月，夏瑞莹都会时刻关注着寄到公司的信件，生怕落下了那一份素未谋面的牵挂。

「……我想，你在公司里工作一定很忙吧，不知道这样每个月资助我有没有加重你的生活负担。我……我想快点长大，当你的小帮手，帮你分担你的工作，赚钱还给你……」

「贝琳——」

夏瑞莹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将池浩波的给她说的安排完全抛在脑后，不等贝琳说完便快步冲上前抱住那孤苦伶仃的女孩。

「你是……夏瑞莹姐姐？」贝琳因夏瑞莹的冲劲往后退了几步。

「贝琳，夏瑞莹姐姐不需要你帮我分担工作，不需要你赚钱给我。夏瑞莹姐姐是大人，可以养活自己。」夏瑞莹俯下身对贝琳说。

「那，那个.....夏瑞莹姐姐」贝琳支支吾吾了很久，眼眶中的泪水开始打颤，最终凑到夏瑞莹耳边小声地说：「我可以.....我、我能不能.....当你的妹妹.....？」

外出打拼的游子，或许内心和失去家庭的孩童那样，渴望近在咫尺的家人。

「在我资助你的第一天起，我就已经把你当作我的妹妹了，贝琳。」

掌声先是如雨滴般落下，随后如潮水般涌来，久久不得退去。媒体代表连忙扛起相机开始记录这发自内心又感人肺腑的场景。夏瑞莹掏出丝巾擦干贝琳无法控制住情绪而滚下的泪珠，握着她的手与她一起向台下的观众鞠躬致谢。在随后的捐赠环节里，加布里埃尔将写着自己名字的捐赠支票交付给池浩波，贝琳接过了加布里埃尔递给自己的物资，一套崭新的图书，也是她最喜欢的东西。贝琳虽然身子还有些发颤，不过看起来不再是胆怯的颤抖，而是激动的颤抖，她对加布里埃尔说「谢谢」时的声音更大了些，眼神也更坚定了些。

「.....是啊，爱就是这么一种不求任何回报的，最真挚的感情。」在听到池浩波作捐赠仪式最后的总结时，一位坐在观众席最后排的高挑女子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女子唤醒手机屏幕看了看时间，未等池浩波作最后的总结与致谢便起身离开，在确认了前往乌蓝婆拏陵园的路线准备出发时，她收到了友人发给自己的消息：

梦茹姐，我遇到有好心人陪我回去妙音堂，不用麻烦你再跑一趟啦。

乌蓝婆拏陵园 12:00 P. M.

樊秋将蓝牙耳机塞入耳中，公车站旁嘈杂的人声和刺耳的鸣笛声在耳机与手机匹配成功的瞬间便被舒缓的音乐隔绝，跟随人群挤上最近的一班公共汽车，车轮转动后，他才觉得自己暂时逃离了这个世界。他厌倦了十余年来家人对他的视而不见，他厌恶家人在未经他的同意便将他当作酒桌上的交易筹码——什么突如其来的婚约对象，那种事情存在于用来糊厕所墙壁的小说上就好了，出现在现实世界中不是开玩笑吗。作为家中次子，樊秋既没有长子那种继承家业的傲气，也没有得到末女那般的宠爱，他向来没有从家人身上获得过选择的权利；不幸中的万幸是，至少此刻他还有离开的权利，在上车前，他就已经用钥匙刮花了手机卡的芯片，将它扔进垃圾桶里。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只要联系不上人，那便和人间蒸发别无二致。汽车驶离了摩肩接踵的闹市区，缓缓驶入安静的城郊，一路上乘客越来越少，到最后还未开到终点站便只剩他一个人，司机隔着几乎一个车厢头也不回地大声问了他好几次要在哪里下车无果，怒气冲冲地趁着等待红灯的间隙走到他的面前，指着鼻子开始骂骂咧咧时他才晃过神来，他匆匆抬头望向窗户上方的行驶地图，乌蓝婆拏陵园，这是映入他眼帘的第一个地点。

樊秋清楚，经商之人往往忌讳不吉利的字眼，就算被家人找到了也绝不会轻易让他进门，这个地方作为目的地倒也不赖。下车后，樊秋取下蓝牙耳机收进充电盒中，揉了揉被耳塞撑得有些发胀难受的耳朵，循着不知时日的夏虫鸣叫声，往陵园深处的纪念碑花园走去。

是日值班人员李星河刚坐下扒了两口盒饭，抬头看了一眼监控，心想，又是一位个性过头的访客在正午时分光顾此地，她无奈地叹了口气，放下手中的盒饭，戴上草帽离开了充满冷气办公室，起身前往纪念碑花园的入口处。

时值晌午，太阳点亮了一座又一座灰色的墓碑，墓碑上铭刻着一段往事，寿盒里存放着一段人生。李星河从未感觉这逝者长眠陵园的阴森可怖，反倒是这份宁静时常提醒她要好好度过眼下的每一天——直面死亡，便是在领悟生命。在十年前失去唯一的亲人以后，她才真正理解『万物有终』的宇宙运作法则。亲人的离去并未让她畏惧生活，反倒让她变得更加豁达乐观，如夏花般绚烂地活着，该放松时好好放松，该工作时好好工作。正是得益于这一份积极的人生态度，她成为了最早一批进入体制内工作的毕业生，被同龄人羡慕地打趣道「刚毕业就可以坐等退休了」。平心而论，若是不忌讳与逝者打交道，这还算一份不错的差事：工作内容轻松，空余时间颇多，工资凑活凑活也足够养活自己一个人，只是平日里除了擦擦墓碑、浇浇花草、逗逗猛犬以外，便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因此在假期里她总是尽可能地拉上挚友一同放松身心——前提是，先把手头上的工作给做好了。

在樊秋走进纪念碑花园前，李星河匆匆推开花房的门，叫住了他：「小伙子，来都来了，买束花吧。」

陵园深处，圆松与龙柏簇拥的四方广场中央立着一块矩形纪念碑，以此纪念十年前在陨星坠落中不幸遇难的同胞。纪念碑下，十余束鲜花整齐地摆放着，虽然在烈日之下晒得有些蔫儿，却丝毫未影响它们的美丽与芬芳。纪念碑前，樊秋看见一位女子坐在轮椅上弯下腰，似乎想要将手中的鲜花同样整齐地摆在地上。

「需要帮忙吗？」

「啊……！谢谢。我想我自己能行。」

女子慢慢松手，怀里的鲜花正好滑下，可距离还是不够，花束开始往下滑。樊秋及时俯下身，将手中的鲜花紧靠着女子的鲜花摆好，两束鲜花彼此依靠着，彼此都不会倒在地上。女子侧身望向樊秋道谢，看起来精神面貌相当不错，犹如那些纪念碑前脆弱却又坚强的鲜花，激起了他本不该存在的保护欲。

「我来帮你吧。」

「我自己能行！」

见女子准备转动轮椅离开，樊秋走到女子身后，礼貌地对她打了声招呼，正准备推着轮椅往外走，却被女子轻声谢绝了。不过，女子看来不想就这么挫伤樊秋的善意，于是向他提出另一项小小的请求：「如果方便的话，请帮我撑伞吧。我一个人撑着伞移动不太方便，一路上我都是冒着太阳过来的，有点热。」

「嗯。乐意效劳。」

五折的阳伞仅仅是方便收纳，想要遮住两个人彼此间的距离不得不拉近一些。樊秋撑起阳伞，配合女子转动轮椅的速度放慢步伐，女子不时与他搭话，让他觉得比来到乌蓝婆捺陵园时心情要好一些，气氛也更热闹一些。

「你会好奇为什么我会独自来到这里献花吗。」

「如果方便告知的话，我倒是愿意对这个问题感到好奇。」

女子与他想象中残疾人应有的形象完全不同，她并未对自己残疾的身体和充满遗憾的过去避而不谈，反倒像是在分享着身边人的故事，开朗乐观的程度比起常人还要再胜一筹。「如你所见，十年前的那场天灾让我变成这个样子。我每年都会来这里献花，不仅是为了悼念那些遇难者同胞，还是为了见证自己的成长。十年过去了，我从消极自卑的情绪中走出来，接受了自己身体上的缺陷，也意识到自己不能总是在他人的保护下畏缩不前。」

我想，我只是身体上和别人不太一样，我也能像正常人一样工作、出行、生活。回避眼下的问题只会在未来迎来更大的问题，所以我一直在尝试独自出行。」

回避问题.....是吗。

樊秋觉得女子那番话像是故意说给自己听似的，心里回想着女子最后说出的那句话。

「而且，这个时候是吉时哦。不过我也没觉得乌蓝婆拏陵园是个阴森的地方就是了。」女子向坐在花房门口玩手机的李星河摆了摆手，示意两人要离开了，随后抬头好奇向樊秋发问：「如果方便的话，我也可以问问你来这里的理由吗？」

「我？相反，我并不是因为现在是吉时，而是因为.....我的家庭往往忌讳这些晦气的地方。」

「所以你是特地来这种晦气的地方咯？」

「倒也不完全是特地来这里，只是.....」樊秋如鲠在喉，女子的态度过于友善，眼下的环境又是如此地合适，有那么一瞬间他不是没想过将方才夺门而出时心中的不快与眼前的陌生人如数相告，可出于习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

「不用勉强啦。」两人在乌蓝婆拏陵园的门口停下。女子扯了扯樊秋的衣角以示安慰，并发出邀请：「无论如何，萍水相逢即是缘，这位先生接下来有安排吗？如果没有的话我请你一杯吧。」

「时间多的很。不过这附近的酒吧也没这么快开业吧？」

「没关系，只要我回去了随时都能开业。」女子大方地向他伸手，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哎呀，刚才自顾自地讲了这么多，还没来得及作自我介绍。我是宋雨裳，迦陵频伽妙音堂的调酒师。很高兴认识你。」

「樊秋。乐意为你效劳，宋小姐。」

明明是帮忙的人，到最后反而成为了被开导的那个人。樊秋不禁被这样善意且热烈的微笑所治愈，在与家人发生冲突几个小时后终于第一次发自内心地露出笑容。两人保持着不远不近恰到好处的距离，有说有笑地往迦陵频伽妙音堂的方向走去。在十字路口的安全岛上等候红绿灯时，宋雨裳猛地冲着从两人面前驶过的公共汽车挥了挥手，迫不及待地拨通了某个号码。

「梦茹姐你在公车上吗？我是不是看到你啦？」

张梦茹在汽车启动时恰好抬头看了看窗外，宋雨裳身旁有一位陌生的男子为她撑伞。

「嗯。我也看到你了。」

「噢~~好巧呀！」

手机那头轻快的声音似乎没察觉到张梦茹有些失落的情绪。夏瑞萤与贝琳的相拥让她想起与宋雨裳一起生活的那些日子。在天灾中家破人亡的她作为宋雨裳的护工，自主主张地承担起母亲的职责。起初还不适应坐在轮椅上生活的女孩总是羞于启齿自己的想法，张梦茹像是会读心那样，总能猜透她的想法，温柔又耐心地鼓励她说出自己的需求，不需要有后顾之忧；起初只是学着生母模样酗酒的女孩曾深陷绝望无法自拔，张梦茹为她讲述酒的起源、酒的故事、酒的种类，她才逐渐将易拉罐中的酒精转变为一份爱好、一份职业、一种生活态度。只不过，宋雨裳就像所有会长大会独立的孩子那样，向往着作为正常人的生活，向往着他人对自己独立能力的认可，在张梦茹看来，宋雨裳像是在努力走出自己为她编织好的摇篮，她的一举一动无形之中都扯动着她的心弦。

「路上小心，雨裳。」

到底是孩子离不开母亲对自己的照顾，还是母亲离不开孩子对自己的依赖？张梦茹落寞地闭上双眸，正准备挂掉电话时，宋雨裳呼唤着自己的名字发出邀请：

「——梦茹姐，要不要在下一个站下车，我们一起走回去呀？」

张梦茹再度往窗外看去，双眸中再度充满色彩，宋雨裳仍在远远地朝她挥手，方才焦虑不安的情绪一同随着窗外的风景而渐渐远去远去。张梦茹恍悟，她不应再为长大成人的宋雨裳编织温暖的摇篮，而应作为宋雨裳避风的港湾；如果说宋雨裳已经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了，那她也会紧随其后，重新组建自己的家庭，拥有自己的家人才对。张梦茹低头看着作为手机壁纸的合照，浅浅地笑了，尽管面貌特征不尽相同，合照中的她与宋雨裳宛若一对真正的母女，笑容如此纯粹。

张梦茹起身走到公车后门下车，撑着阳伞往公车前进的反方向走，前去迎接宋雨裳与樊秋，前去他们崭新的未来。

芬陀利华公园 3:00 P. M.

陨星坠落十周年纪念日，阿波绘福利院开放日，三千学院学生志愿者活动，市羽毛球队的凯旋，加布里埃尔的爱心捐赠……

我在手机的搜索引擎里挨个搜索那些名词，在报导中再度看见他们笑逐颜开，总算是放下心了。

无论是保持着初心，还是继续前行，他们都还活着，都还好好地活着。

我将杯中的澄黄色的玛格丽特一饮而尽，酸柠檬带来的后劲将我不知从何而来的困意一扫而空，或许是没睡午觉的缘故吧。时间快到了，该前往下一个地点了。我与迦陵频伽妙音堂里的三人告别后，坐上出租车，前往芬陀利华公园。

最后，还剩下她了。

我怀揣着忐忑不安的心，沿着木制的回廊往荷塘深处的亲水平台走去。不过，兴许是我来早了，兴许是司机开得太快了，明明已经下午三点了，她还没有出现。这么说其实也不太恰当，这并非是一次互相约好时间与地点的碰面，而是一次有单方面有预谋的邂逅。芬陀利华公园虽是中央都市居民喜爱前往的场所，由于通往这片深幽处荷塘的道路较为曲折，公园也没有提供任何代步工具，除了如信徒般虔诚的朝圣者，鲜有人愿意走上大半个小时只为一睹这片看似寻常的荷塘。

我俯下身，学着她的模样挽起长裙下摆，伸手放入那清凉的池水中，鱼苗从我的指缝间游过。炎炎夏日里，也唯有这傍水而生的芬陀利华不惧酷暑，踏着清风送来幽香。如果说荷叶形成了一片绿意盎然的海洋，那莲花便是被海浪簇拥着的珍珠，有的含苞待放如豆蔻年华的羞涩少女，水塘上星星点点的秋菱好似她们落下的泪花，有的风仪玉立如落落大方的大家闺秀，时而牵着碧绿无垠的裙摆在风中摇曳。这么说来，她好像也有一条这个颜色的连衣裙，只可惜我已经许久未见她穿过那身衣裳了，她留我的东西，除了锈色的记忆，也只剩这顶红色的细羊毛帽子了，它和我依靠着业报残余的力量勉强在时光的流逝中保存原貌。夏风骤起，迎面吹拂掠过我的面颊，像是在跟我开玩笑似的顺势将我的帽子吹走了。说到底，这顶帽子还是小了些，要是系上帽绳只会让我的下颌感到更难受，因此这顶帽子只能勉强在我的脑门上维持平衡。

在我转身准备拾回我的帽子时，一阵熟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这顶帽子是你的哦？」

她拾起帽子。一双银白色的眼睛好奇地盯着我。

「不过，怎么这个世界上还有这种双拼色头发的人啊？你的头发是染的吗？」

我很清楚，眼前的女子就是她。

「……抱歉，这是纯天然的。」

「哇哦，那也太个性了吧？」

金发的女子将帽子递给黑白双色发的女子，风趣幽默的话一串接一串地往外冒。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话想和我说？」

「啊……嗯。谢谢你。」

这般熟悉的话语，这般熟悉的笑容，仿佛在重演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

不过，她并没有给我留下独自感动的时间，而是一个劲地对我发问。

「这么热的天气你来这里做什么？」

「呃……避暑？」

「走大半个小时出一身汗只为避暑实在是划不来吧！」

只可惜，我没办法将到访此处的真实缘由告诉她，于是我便随便找了个理由搪塞过去：

「这不是在搜索引擎上看到号称中央都市曼荼罗的世外桃源嘛，所以就来看看。」

「噢——！我看那些营销号抓着那几张网传照片说得可起劲了，到最后像你这样沉得住气愿意走来参观的人可没多少。」她鼓起腮帮子抱怨着那些只为点击量而。「那我可以问问你，你觉得这片荷塘怎么样？」

实际上，每每我耐着性子有说有笑地陪着她走上这么漫长的一段路之后，到最后总有一种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感觉——这是一方独得佛陀怜爱的净土，未曾受到任何天灾或巨兽的侵袭，未曾沾染纷扰红尘或迷惘魂识的尘埃，只是注视着那亭亭的莲花与田田的荷叶间滚落的露珠泛起一道道凝碧的波痕，天灾、巨兽、罪与罚、因果业报……一切烦恼与苦痛的根源仿佛随着那道碧波消去，只剩一颗澄如明镜的心。直到我不由自主地碰了她

的手或是她不由自主地呼唤着我的名字时，我们才从模糊的意识体验中苏醒过来，恍若隔世。

「这汪清澈的池水，这簇静谧的白莲，它们未曾受到人们的干扰。当我目睹这美景时，我感觉……我似乎到了一个没有任何苦痛的世界，这能让我的心静下来。有心的人自然会被这片荷塘吸引而来，或是循着它的轨迹而来。」我打开回忆的匣子，搜寻着那尘封在岁月里铿锵有力的语句，试图重新拼凑起来还给她。

「你也是这样吗？」

「唔……是吧？」

她眨了眨眼，认真地看着我，我冲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那么，同样的问题，你也可以告诉我原因吗？」我小心翼翼地询问她。尽管我知道那个理由一定会是——

「——因为，我就是喜欢嘛！喜欢一件事、要做一件事哪有这么多理由。」

至此，我心中的困惑全部释然。

她选择开辟未来。她的理想，她的做法，别无他故，仅仅是源于她对这个世界的热爱。

我选择把握当下。我的行为，我的理念，别无他故，同样源于我的对这个世界的热爱。

「哎……真是被你打败了。」

她爽朗地大笑着，我无奈地微笑着，就像是从前我们共欣这荷塘美景时一样。

「这样吧，请允许我卖个关子，我们下次在这里碰面的时候，我再告诉你我与这片荷塘的故事，怎么样？」

「嗯。好呀。」

我终于明白了。

「那我们来交换联系方式吧。这是我的手机号码，我叫江奕鑫——」

或许我们从来就没有分开过，只是站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眺望着彼此。

「^{江奕鑫}京歌。对了，不是虎鲸的鲸噢。」

因为，你将成为我，我也将成为你。我们最终会踏上同一条荆棘路，坐上同一个莲花座。

「那我先回去啦。下次见，京歌！」她与我又随意地聊了一会儿，在接到电话后她说有事要先离开，踩着那双骑士靴噔噔作响直往上跑。我与她挥挥手，在目送她离开后，笑着阖上眼帘，踩着木制台阶往下走——

清澈见底的池水张开双臂将我拥入怀中，游鱼亲吻着我的面庞，荷叶遮掩着我的耳目，衣裳化作尘埃消逝在微风里，身体化作轻盈的花瓣散落在地上。

我已经太累了，我想，是时候休息一下了……

……

当我走上台阶向下俯视时，那位名为京歌的女子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只剩一地洁白的莲花花瓣。她该不会变成莲花消失了吧？我脑海中莫名地闪过这个念头，于是我迅速跑下台阶，试图将那些花瓣拼凑完整。可是，在我还未来得及抓起它们之前，它们便踏着夏风无声地落入水中，池中顽皮的鱼儿衔着几枚花瓣游走了，剩下几枚花瓣顺着阵阵涟漪渐行渐远。

京歌的存在仿佛一场难觅踪迹缥缈的梦。真是个神秘的家伙，长得神秘神秘的，说话也神秘神秘的，刚储存的号码拨过去又说空号，叫我上哪去找这样一个人啊！

……噢。幸运的是，至少她还留下了一顶帽子。

我取下挂在围栏上的那顶帽子，把它戴在头上，大小恰到好处，就像是我自己的帽子那样合适。好吧，在下一次见到她之前，姑且就当作是我的东西，暂时交给我保管吧。

我朝那满塘的白莲挥了挥手，轻声说道：「那么，再见啦。」

总有一天，会再见面的吧。

===Cast 演员===

何纪德（何纪德）

关键词是不变的初心。

无论身处哪个世界都会告诉学生不要放弃也不要灰心，是一位平凡又伟大的人民教师，三千学院哲学系专任教师，用诙谐幽默的语言传递生活哲理。在池浩波毕业后仍给予他就业方面的指导，为池浩波考取阿波绘福利院院长一职提供了许多帮助。与林千阳、花间、冯琲、江奕鑫等学生关系交好。

贈り曲：《everything will be okay》

<https://music.163.com/song?id=441489921&userid=380403873>

池浩波（崇墉）

关键词是爱与希冀的传承。

比起崇墉，在三千学院就读时锻炼了为人处事能力。在老院长的影响下，在何纪德的帮助下，实现了福利院孩子们的愿望，选择考取阿波绘福利院院长一职，将爱与希冀传承。他是心胸广阔的浩波，亦是遮风挡雨的崇墉。

注：浩波和崇墉皆出自「茫茫浩波里，突忽起崇墉。」《仲夏登署中楼观海市 并序甲子》袁可立[明]

贈り曲：《蚩》

<https://music.163.com/song?id=1294928683&userid=380403873>

林千阳（虹） & 花间（长生）

关键词是互相陪伴。

两人都是三千学院的学生，林千阳就读于音乐系，擅长唱歌与跳舞，喜动；花间就读于美术系，擅长绘画与手工，喜静。他们都是时值风华正茂时的少年少女，从池浩波手中接过三千学院的旗帜，将爱与希冀传递给众人；不过，与池浩波最大的不同是，林千阳与花间不是独自努力，而是一起努力。

注：花间出自「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月下独酌（其一）》李白[唐]

贈り曲：《花は桜 君は美し》

<https://music.163.com/song?id=718840&userid=380403873>

冯琲（鬼旗）

关键词是对生活热情的态度。

体育生，田径项目一把好手，高中念体校时是叶太谦的同学。受间歇性失忆影响，大学没有继续念专门的体育院校，而是在三千学院体育系就读。即使因间歇性失忆会忘记许多事情，却仍对生活抱有相当积极热情的态度，反而不会给人以失忆而是笨蛋的感觉。虽然已经把个人故事的要点提前剧透了……个人篇还是会写出来的（苦笑）。

贈り曲：《WILDCHALLENGER（ボボボーボ・ボーボボ）》

<https://music.163.com/song?id=4928336&userid=380403873>

叶太谦（羽途） & 朱樾（霰痕）

关键词是追逐个人梦想。

两人在场上是球员和教练、在场下是损友的关系。叶太谦作为男子双打选手，参考球员是蔡赅；由于朱樾的职业是体能教练，而赛场上球员往往是主角，因此关于霰痕的故事还是留到个人回再展开吧。羽毛球元素真的不会太多了吗。

贈り曲：《RE（TYPE B）》

<https://music.163.com/song?id=4984104&userid=380403873>

加布里埃尔·泽格斯（雷岚） & 赫连红叶（辉夜）

关键词是个人意识。实际上并没有深刻到这种程度，只是字面意思上比较接近。

从整个故事的基调出发，最终还是弃用了作为纨绔子弟废二代的加布里埃尔，而是选择了想要挣脱被贴上富二代、泽格斯少爷等标签的加布里埃尔。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加布里埃尔同时又佩戴着脚镣起舞，做得好是托家里的福，做的不好还有家里兜底，一事无成又是扶不上墙的烂泥，在讯息发达的时代无论如何都会被人以先入为主的偏见贴上不劳而获的标签。加布里埃尔尝试反抗这些看法，与池浩波联系的邮件是他自己写的，参观福利院时不让媒体代表跟着是想让自己更投入到参观这件事情当中，原本被家族企业安排用来作秀刷路人缘的爱心捐赠仪式的而且确成为了真正的爱心捐赠仪式，并且是以他个人名义进行的捐赠仪式。总之，加布里埃尔是一个个人意识很强的人，不过也正如传闻所说的，是个不太好对付的公子哥。好在，加布里埃尔不反感池浩波，顶多只是存在一些看傻子的傲慢态度吧（笑）。

关于赫连红叶，尝试了几次安排剧情都没找到作为警察或是检察官特别好的切入角度，且辉夜个人意识的萌发与想法的改变更倾向于在个人回展开描述，最终是选择让赫连红叶作为描述加布里埃尔的一个旁观者穿插在故事中。

贈り曲：《RESISTANCE》

<https://music.163.com/song?id=450041326&userid=380403873>

夏瑞萤（莲心） & 贝琳（贝塔）

关键词是归宿。

夏瑞萤是从遥远的城市来到中央都市曼荼罗的外乡人，时尚杂志公司的职员，平日里只能通过通讯软件与家人联系，在异乡打拼的游子容易在忙碌的生活中产生漂泊感；贝琳一直都是一位温柔又坚强的孩子，只是她像所有失去家庭的孩子一样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依靠。在最开始，夏瑞萤认为贝琳给她写感谢信只是走个流程，只是后来她也被贝琳的真挚打动，想要去守护这份素未谋面的、没有血缘关系的归宿。

顺带一提，贝琳用夏瑞萤的助学金买下的属于自己的绘本是高木直子的《ひとりぐらしも5年め（一个人住第五年）》和《上京はしたけれど（一个人上东京）》，我看

过，挺好看的；夏瑞萤在迦陵频伽妙音堂点的酒是尼格罗尼（Negroni），我没喝过，凭着感觉选的。

赠り曲：《小さなてのひら》

<https://music.163.com/song?id=22707009&userid=380403873>

李星河（炎绯）

关键词是毁灭与重生。

炎绯毅然选择让鎏金前往新世界，作为旧世界的守墓人陪伴已逝的众人。拥有重生之躯的她，在旧世界独自迎来世界与生命终结，未尝不是一个最好的归宿。作为对应与对比，李星河在新世界是乌蓝婆拏陵园的管理人，拥有一位作为医生的挚友，她深知生命的脆弱，能够平静地面对生命的自然终结，所以她比炎绯更懂得享受生活，不会终日埋头于工作，在休憩日里会拉着忙碌的挚友一同放松。

注：名字寓意为「我不过是天空中一颗流星，但我希望你能怀抱整片天空。」

赠り曲：《Burn It Down》

<https://music.163.com/song?id=4151845&userid=380403873>

张梦茹（织梦人） & 宋雨裳（沔姬） & 樊秋（猎星）

关键词是无条件的接纳和直面现实的勇气。

张梦茹在天灾中家破人亡，通过照顾宋雨裳暂时抚平了天灾带来的创伤。不可否认的是，张梦茹给予了宋雨裳许多物质与精神上的帮助，只是她没有察觉到，她对家庭的渴望远远超出了宋雨裳能给予她的程度，她对宋雨裳的依赖要更甚于宋雨裳对她的需要。因此，在看到樊秋与宋雨裳同行时，她才得以释怀，既然作为孩子的宋雨裳已经在追求自己的生活了，那作为母亲的自己又怎能就此止步？受篇幅限制没办法详尽体现出来的设定是，张梦茹首先给予了宋雨裳无条件的接纳，宋雨裳才能再将这份勇气传递给樊秋。即使宋雨裳会组建属于自己的家庭，于宋雨裳而言，张梦茹总会是在她心中重要程度排在第一位的人。

作为故事里前后反差最大的人物，外刚内柔的沔姬成为了外柔内刚的宋雨裳。宋雨裳分担了猎星的厄运，但反应力不及猎星的她没办法回避厄运带来的伤害，因而在陨星坠落时而落下腿疾。幸运的是，宋雨裳生活在和平年代，在遇见张梦茹后不再酗酒逃避问题，而是将调酒作为一种爱好、一份工作、一种生活态度。宋雨裳来到乌蓝婆拏陵园为遇难者献花，对应的是沔姬为猎星挡下攻击而身亡；樊秋与宋雨裳在乌蓝婆拏陵园邂逅的隐喻是告别过去，开始新的生活。虽然没有引经据典，但我很喜欢宋雨裳名字的感觉，一袭轻飘飘的雨衣，为谁人遮风挡雨。

猎星始终无法释然的事情是他人对自己近乎无条件的接纳，因此与沔姬一边靠近对方的同时又一边逃避对方的好感。为了不重蹈覆辙，旧世界里猎星和沔姬没能解开的心结，就交给新世界的樊秋与宋雨裳试试吧，至少从个人角度而言，猎星和沔姬与旧世界的故事在这里才算是真正地画上一个句号。尽管面对同样的家庭背景，在和平年代，樊秋的叛逆不再会严重地伤到其他人，厄运也不复存在。最开始是想设定过于套路的邂逅自己的逃婚对象，转念一想经商之人理应不会选择残疾人作为婚约对象，所以弃用了这个设

定。不过，无论樊秋与宋雨裳作为朋友还是成为恋人，宋雨裳都会用她脆弱外表下坚韧的意志给樊秋带来勇气和信心，宋雨裳或许会成为樊秋不再逃避问题、选择与家人沟通的契机。

早已注定的相遇与青涩美好的邂逅，无尽孤寂中的接近与逃避，轮回转生后的接纳与释然，因此这里选择《シャーマンキング（通灵王）》恐山篇的插入曲作为赠り曲。

赠り曲：《恐山ル・ヴォワール》

<https://music.163.com/song?id=29828293&userid=380403873>

江奕鑫（靛蓝） & 京歌（鎏金）

关键词是理解与和解，轮回转生，终成彼此且合而为一。

对与错无法简单定义两人的做法，两人选择在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如果说靛蓝是仰望星空，那么鎏金便是脚踏实地。只是靛蓝表现得太过狂妄，企图以个人的力量对抗千年以来的业报；而鎏金意识到，靛蓝的做法最终只会让她自己受伤。最终，鎏金选择离开靛蓝，因为她害怕自己的态度也会伤害到靛蓝。只不过在分道扬镳之后，两人都尝试去理解彼此，过去以个人实力著名的靛蓝组建了善于团队协作的琉璃组，而深知个人实力难以抗衡团队协作的鎏金组建了善于独自或少数人作战的极乐组。

在旧世界里，两人和解的最快办法便是共同携手对抗因业报膨胀而引发的陨星坠落。而在目睹了一位又一位友人的终末后，靛蓝选择与娑竭罗咸海中的鲸型巨兽同归于尽。鎏金拾起了靛蓝的帽子，拾起她那份纯粹的理想，告别了选择留在旧世界的炎绯，落入业报膨胀而引发了时间加速的娑竭罗咸海最深处，意识中断又重启后，抵达新世界的原始之海，随后像观影般目睹了新世界经历了四十六亿年的演变，世界的记忆如同病毒般入侵她的大脑，她在成为知晓一切的时空旅人，狮子般的长发也褪去美丽的金色，仅剩黑白二色。

在陨星坠落十周年的那一天，她前往阿波绘福利院、乌蓝婆拏陵园、迦陵频伽妙音堂和芬陀利华公园远望众人，在与这个世界成为了江奕鑫的靛蓝告别后，因身体无法承受世界重生的记忆而化作莲华飘落水中；与之对应的，她会带着京歌这个名字作为新生命诞生于此世，与众人一起在因果业报不复存在的新世界幸福地生活着，也就是标题所说的一莲托生，common destiny。

赠り曲：《Common destiny ~ 一蓮托生》

<https://music.163.com/song?id=407862595&userid=380403873>

==Sponsor 地点==

中央都市曼荼罗 (Mandala)

十年前遭受了大规模陨星坠落的城市。

取名自佛教用语**曼荼罗**，即一切圣贤、一切功德聚集的场所。

三千学院 (The Great Trichiliocosm Academy)

位于中央都市南区的本科学校。

取名自三千世界，全称为**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一词出自《大智度论》，即佛教中的宇宙观，三千非指实数，而是比喻数量之多。一说，人类所处的银河系为一个大千世界，银河系以外仍有无数个大千世界。

阿波绘福利院 (Abhassara)

总院位于中央都市北区的儿童福利院，分院位于东区。

取名自色界二十二层**光音天**，梵语音译为**阿波绘**。

一说，人类的祖先来自只有光与声音的**光音天**，因贪恋地肥美味而化作人，定居于这个世界。

作为故事中第一个提及的地点，象征着新世界的诞生。

乌蓝婆拏陵园 (Ullambana)

位于中央都市东区的公益性陵园，陵园深处竖立着一块纪念碑，用于公民自发纪念十年前陨星坠落时遇难的居民，谨记天灾无情人间有情。

取名自盂兰盆节，**乌蓝婆拏**一词出自《一切经音义》。

作为故事中第二个提及的地点，象征着旧世界的灭亡。

迦陵频伽妙音堂 (Kalavinlka)

总店位于中央都市西区的连锁清吧，各区均有数家分店，年轻人夜生活开始的地方，许多社会人士下班后也会在这里倾诉心事，实际上白天也会开张，只是由于气氛稍欠而人不多。或许是这个世界里众人重逢、命运交织的地点。

取名自佛教中的神鸟**迦陵频伽**，亦被称作妙音鸟。

芬陀利华公园 (Pundarika)

位于中央都市东区的森林公园，因公园深处的白莲荷塘而闻名。

芬陀利华一词出自《观无量寿经》，即千叶白莲，象征着佛陀和佛性不受尘世的污染。

作为故事中第三个提及的地点，象征着一莲托生。

==Producer 制片==

因为是全员回，所以后记的内容也多了很多（苦笑）。虽然我已经尽可能地尝试一碗水端平，但还是没办法解决一些人物只是简单走了个过场的情况（悲），原因可是人物前后变化程度不大，也可能是考虑到写作的详略得当和画面连贯性，总之我会尽可能地在个人回补偿一下，展示他或她的个人魅力吧（对手指）。

这次故事的人物出场顺序一定程度上是人物前后改变程度的顺序。说来有些矫情，虽然展示出来的只是众人在新世界的生活，在我的脑子里他们已经在旧世界经历过一次生死离别了；于我而言，众人能平安地在新世界里生活着，无论保持初心还是改头换面，我都感到很欣慰，就好像我看着他们成长那样。尽管文笔仍然很稚嫩，我还是很庆幸，至少在我的认知里，我尝试着让笔下的人物活过来——他们有着自己的过去，他们因眼下的生活烦恼，他们会迎来不同的未来。我不希望他们只是存在于电子设备某个文档中的设定，而是希望他们有自己的际关系，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人生。所以，在这个假期里，我选择在电脑前谱写有关他们的故事，至少这么做，他们便不枉来这世上走一趟。这个世界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但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快乐的事情和悲伤的事情都揉成一团那才叫生活嘛，无论是对于故事里的众人而言，还是对于我们而言，亦是如此。

写了很多，其实也写得不是很好。不过总算是写完了，也算是给大家也给自己一个交代。

例行的，最后的最后，感谢愿意看到这里的你。

もし私 消えてゆく どうして
倘若我逐渐消逝 那该怎么办啊

遥かな想いを振り抜けて
彻底放飞那遥不可及的思念

それでも あなた 何処されて？
即便如此 你也将漂向何方？

想いよ 空へ昇れ
让其自由地 奔向苍穹吧

もしあなた 永久に消えて
倘若你完全消逝 不留踪影

まだ見ぬ未来を見定めて
彻底确认那尚未明晰的未来

それでも 私 何処されて？
即便如此 我又将漂向何方？

想いよ 永久に眠れ
让这份思念 永远沉眠吧

See You Next Daydream.